

§ 音律與夢

薩狄斯(Sardis)是工匠之城，音律是清醒的秩序。

弗里吉亞(Phrygia)是墳丘之地，聽見靈魂的音律。

離開以弗所後，春天的風依舊帶著愛奧尼亞海淡淡的鹹味。

畢達哥拉斯背著簡單的行囊，沿著蜿蜒的山路向東前進。

道路兩旁開滿了白色與紫色的小野花，蝴蝶在花叢間飛舞，偶爾還能看見牧羊人趕著羊群，悠閒地走過山坡。

優媞婭則一如往常，不肯安安分分地走路。

她一會兒化成一縷透明的水霧，在路邊的小溪上飄來飄去；一會兒又赤著腳踩進溪水裡，讓水花追著自己奔跑，笑聲一路灑滿山谷。

「妳就不能安靜一會兒嗎？」

畢達哥拉斯無奈地笑著。

優媞婭吐了吐舌頭。

「水本來就是會流動的呀！如果一直待著不動，那就不是水了。」

畢達哥拉斯搖了搖頭。

「難怪妳每天都有玩不完的新花樣。」

優媞婭忽然飛到他身旁，笑著問：

「昨天那座神殿，你喜歡嗎？」

畢達哥拉斯望向西方，彷彿還能看見以弗所那片高聳的木架與石柱。

「很壯觀。」

「我還是第一次知道，人類願意花那麼多年，只為替一位女神蓋一座房子。」

優媞婭眨了眨眼。

「可是……女神真的會住進去嗎？」

畢達哥拉斯沉默了一會兒，才微笑回答：

「也許神並不需要神殿。」

「那為什麼還要蓋？」

「因為人需要。」

優媞婭歪著腦袋。

「聽不懂。」

「人們蓋神殿，不一定是給神居住，而是提醒自己，心裡仍有值得敬畏的東西。」

優媞婭似懂非懂地點點頭。

「你們人類真麻煩。」

兩人相視一笑，繼續向東前行。



畢達哥拉斯輕聲說道。

「呂底亞王國的都城，也是克羅伊索斯(Croesus)國王居住的地方。」

優媞婭望著城池，忍不住驚呼。

「它看起來比薩摩斯還大！」

經過半日跋涉，遠方逐漸出現一座依山而建的巨大城市。

城牆沿著山勢蜿蜒而上，遠方王宮矗立在高丘之上，在陽光照耀下散發著金黃色的光芒。

「那就是薩狄斯。」

「因為這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據說附近的帕克托洛斯河(Pactolus)盛產金沙，呂底亞人因此富甲天下。」

優媞婭眼睛立刻亮了起來。

「河裡真的有黃金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那我們快去！」

說完，她已經像一陣風似地衝了出去。

畢達哥拉斯苦笑，只好快步跟上。

走進城外山谷後，周圍忽然安靜下來。

高大的橄欖樹遮蔽了陽光，一條清澈的小溪沿著石階緩緩流下，空氣中瀰漫著月桂與乳香的氣味。

石階盡頭，一座古老的祭壇靜靜佇立。

祭壇旁沒有高聳入雲的石柱，也沒有震耳欲聾的工地。

只有一棵歷經數百年歲月的巨大古樹，靜靜守護著一泓湧泉。

泉水終年不息，自岩石間緩緩流出，在陽光照耀下泛起晶瑩的光芒。

幾位身穿白袍的女祭司正捧著陶罐，小心翼翼地汲取泉水，再輕輕灑向祭壇。

整座聖域安靜得只能聽見流水與鳥鳴。

優媞婭不由自主停下腳步。

她望著泉水，臉上的笑容慢慢消失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畢達哥拉斯問。

優媞婭沒有回答。

她只是靜靜走到泉邊，伸出白皙的小手，輕輕碰觸泉面。

就在指尖沒入水中的那一瞬間，整座泉池竟泛起一圈又一圈細緻的漣漪。

四周忽然吹起一陣微風，樹葉沙沙作響，泉水像是在歡迎一位久違的老朋友。

優媞婭閉上眼睛，嘴角露出一抹溫柔的笑意。

「原來……真的有同伴來過這裡。」

畢達哥拉斯微微一愣。

「同伴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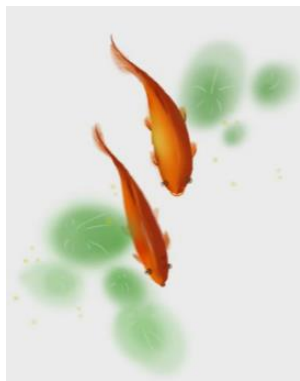
她點了點頭。

「很久很久以前，也有水精靈守護過這座神泉。」

「雖然她早已離開了。」

「可是水還記得她。」

畢達哥拉斯望著那不斷蕩漾的泉面，一時間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。



就在這時，幾條金色的小魚慢慢游了過來。

牠們完全不怕人，反而圍著優媞婭的手不停打轉。

優媞婭立刻蹲了下來，開心地笑了。

「好久不見呀！」

畢達哥拉斯愣住。

「妳……是在跟魚說話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優媿婭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。

「魚也是生命呀。」

她低下頭，小聲問：

「你們每天都住在這裡，不會無聊嗎？」

其中一條銀色小魚吐出一串泡泡。

「不會呀，每天都有旅人來。」

另一條胖胖的小魚也游了過來。

「有人會丟銅幣。」

第三條小魚立刻抱怨：

「可是銅幣不能吃，我們比較喜歡蟲。」

優媿婭忍不住笑出聲。

「你們原來每天都在等吃的呀。」

胖小魚點點頭。

「人類真奇怪。」

「老是把亮晶晶的東西丟進水裡。」

「要是改成麵包就好了。」

優媿婭笑得肩膀不停發抖。

畢達哥拉斯滿臉疑惑。

「牠們說了什麼？」

優媿婭好不容易止住笑。

「牠們說，人類很笨。」

「每天都把不能吃的銅幣丟進泉裡，真正能吃的東西卻捨不得多丟一些。」

畢達哥拉斯怔了一下，隨即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「看來，魚和哲學家的想法，倒是有幾分相似。」

畢達哥拉斯話音剛落，優媞婭忽然伸出食指，輕輕放在嘴邊。

「噓，小聲一點。」

她望向泉裡的小魚們。

「有人來了。」

幾條小魚立刻一甩尾巴，躲進水草之間，只剩下一圈圈細微的漣漪。

不遠處，幾位白袍女祭司正捧著盛滿泉水的陶罐，緩緩朝祭壇走去。

為首的是一位滿頭銀髮的老祭司，她神情莊重，雙手高舉陶罐，低聲吟誦著古老的禱詞。

「願女神賜予大地豐收，願泉水永不乾涸。」

所有人同時低下頭。

優媞婭看得十分好奇，小聲問：

「她們每天都要做這件事嗎？」

「應該是。」

畢達哥拉斯回答。

「對人類而言，儀式能提醒自己，不要忘記對自然懷著敬畏。」

優媞婭望著清澈的泉水，忽然露出一抹調皮的笑容。

「那……如果女神真的回答她們呢？」

畢達哥拉斯心裡一驚。

「優媞婭，不要——」

可惜已經來不及了。

她偷偷朝泉水吹了一口氣，泉面頓時泛起一道柔和的藍色光芒。

光芒並不耀眼，反而像月光落入水中一般柔和。

下一瞬間，一顆晶瑩的水珠竟慢慢飄離水面，悠悠飛向半空。

接著是第二顆。

第三顆。

數十顆細小的水珠像螢火蟲一般，在祭壇周圍緩緩飛舞。

老祭司猛然停下腳步。

所有女祭司全都睜大眼睛。

「泉……泉水……」

其中一名年輕祭司激動得聲音都顫抖了。

「女神顯靈了！」

就在這時，那幾顆水珠輕輕落在祭壇上的月桂枝。

原本有些乾枯的枝葉，竟瞬間恢復翠綠。

四周響起一片驚呼。

「讚美阿爾忒彌斯！」

「女神回應了我們的祈禱！」

「神蹟！」

畢達哥拉斯忍不住扶著額頭。

「我就知道……」

優媿婭躲在古樹後面，笑得肩膀不停發抖。

「她們真的相信了！」

「還笑！」

畢達哥拉斯哭笑不得。

「萬一被發現怎麼辦？」

「不會啦。」

優媞婭吐了吐舌頭。

「我很小心。」

就在這時，一位年約七、八歲的小女孩從祭司身後探出頭來。

她不像大人那樣一直低頭祈禱，而是四處張望。

忽然，她望向優媞婭藏身的大樹。

兩人的目光竟在半空中交會。

優媞婭微微一愣。

「咦？」

小女孩眨了眨眼，露出天真的笑容，還輕輕揮了揮手。

優媞婭也下意識揮了揮手。

下一刻，小女孩興奮地喊了起來：

「奶奶！那裡有一位會發光的大姐姐！」

所有人立刻轉頭。

畢達哥拉斯臉色一變。

「快跑！」

優媞婭這才知道闖禍了。

她急忙化作一團透明水霧。

畢達哥拉斯拉起斗篷，轉身便往樹林跑去。

「站住！」

幾名年輕祭司追了幾步，但才跑進樹林，眼前便升起一層淡淡的水霧。

陽光穿過霧氣，折射出一道七彩虹光。

等她們穿過霧氣時，樹林裡早已空無一人。

只剩下風吹過樹葉，發出沙沙的聲音。

跑了好一段路後，兩人才停在一座小山坡上。

優媿婭笑得幾乎喘不過氣。

「哈哈……太好玩了！」

畢達哥拉斯雙手扶著膝蓋，不停喘氣。

「妳差點就被人看見了。」

「可是只有那個小女孩看見呀。」

「那也很危險。」

優媿婭望著遠方神泉，笑容漸漸收斂。

「你知道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小孩子比大人更容易看見我們。」

畢達哥拉斯微微一怔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優媿婭望著天空，輕聲回答：

「因為他們相信世界上還有奇蹟。」

「等長大以後，人類開始懷疑一切，就再也看不見了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沉默了。

他回頭望向遠方那片古老的聖域。

微風吹過，泉水依舊靜靜流淌。

也許，真正消失的並不是精靈。

而是人們願意相信奇蹟的那顆心。

就在這時，優媞婭忽然聞到空氣中飄來一股奇特的味道。

「咦？」

她用力吸了吸鼻子。

「好香！」

畢達哥拉斯也聞到了。

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炭火味，以及金屬融化時特有的氣息。

他站上山坡，望向薩狄斯城的另一端。

一縷縷白煙正緩緩升起。

畢達哥拉斯露出笑容。

「看來，我們找到呂底亞最有名的地方了。」

「黃金工坊。」

兩人順著石板路走進薩狄斯城。

還沒靠近工坊，一陣陣有節奏的敲擊聲便迎面而來。

鏗——

鏘——

鏗——

鏘——

數十間工坊沿著街道一字排開，鐵匠揮舞鐵鎚，金匠守著熊熊燃燒的火爐，炙熱的金屬被燒得通紅，再慢慢流入一塊塊石製模具。

空氣中瀰漫著炭火、松脂與金屬的氣味。

優媿婭好奇地東張西望。

「原來黃金不是天生就是金幣呀！」

畢達哥拉斯笑著說：

「任何東西，都需要經過人的雙手。」

兩人停在一間最大的工坊前。

一位白鬍子的老師傅正拿著小鎚，輕輕敲打一枚剛鑄好的金幣。

叮——

清脆的聲音在工坊裡迴盪。

老師傅滿意地點點頭。

「很好。」

另一名年輕學徒也跟著敲了一下。

噹！

聲音卻沉悶許多。

老師傅立刻搖頭。

「重鑄。」

學徒愣住。

「師父，它看起來不是一模一樣嗎？」

老人接過金幣，又輕輕一敲。

叮——

「真正的金幣，會唱歌。」

「聲音不對，就代表裡面的比例出了問題。」

畢達哥拉斯整個人愣住了。

「比例……」

老師傅並沒有注意到他，只是繼續教導學徒。

「重量要準。」

「厚薄要準。」

「連裡面的金銀比例都不能錯。」

「只要差上一點點，聲音就完全不同。」

優媿婭小聲說：

「他和你一樣，都很喜歡『比例』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沒有回答。

他的目光始終停留在那枚金幣上。

原來，不只是木頭、石頭，就連金屬也會因比例不同，而發出不同的聲音。

離開工坊時，夕陽已將整座薩狄斯染成金黃色。

兩人又回到了那座古老的神泉。

白天的祭司早已離去，只剩泉水仍靜靜流淌。

優媿婭坐在泉邊，把雙腳浸進清涼的泉水裡。

那幾條銀色小魚立刻游了過來。

胖胖的小魚第一個探出頭。

「妳回來啦！」

優媿婭笑著點頭。

「今天吃飽了嗎？」

胖小魚吐出一串泡泡。

「有個小女孩偷偷丟了好多麵包。」

另一條小魚立刻得意地說：

「我搶到最大的一塊！」

第三條小魚不服氣。

「那是我先看到的！」

眼看幾條小魚又要吵起來，優媿婭忍不住笑了。

「好了好了，不要吵。」

「明天一定還會有人來餵你們。」

畢達哥拉斯看著她和魚說話，也忍不住露出笑容。

「牠們是不是又在抱怨彼此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優媿婭一本正經地回答。

「牠們正在討論哪一塊麵包比較好吃。」

畢達哥拉斯失笑。

「看來魚和人也差不了多少。」

夕陽漸漸沉入山後。

整座神泉安靜得只剩流水聲。

優媿婭忽然伸出一根手指，輕輕碰了一下水面。

叮。

一圈圓圓的漣漪慢慢向外擴散。

她又點了一下。

咚。

另一圈水波向四周散開。

第三下。

噹——

低沉悠長的聲音，像山谷深處傳來的回音。

優媿婭只是覺得好玩，便不停用手指輕點泉水。

大小不同的水波，一圈接著一圈。

有的清脆，有的低沉，有的悠揚。

泉水彷彿變成了一件天然的樂器。

畢達哥拉斯靜靜坐在一旁。

起初，他只是欣賞那些美妙的聲音。

漸漸地，他發現了一件奇妙的事情。

水波越大，聲音越低。水波越小，聲音越高。

他急忙撿起一根樹枝，在地上畫下大大小小的圓。

優媿婭停下動作。

「你又開始畫圖啦？」

畢達哥拉斯點點頭。

「妳再試一次。」

「好啊。」

優媿婭又輕輕點了一下泉水。

畢達哥拉斯一邊觀察，一邊在地上畫著。

忽然，他眼中閃過一道光芒。

「我明白了！」

優媿婭嚇了一跳。

「明白什麼？」

畢達哥拉斯望著一圈圈逐漸消失的水波，神情前所未有地興奮。

「原來聲音不是偶然。」

「它也遵守某種規律。」

「就像建造神殿需要比例，鑄造金幣需要比例一樣。」

「聲音，也一定有屬於它自己的比例！」

優媿婭眨了眨眼。

「所以呢？」

畢達哥拉斯微笑望向她。

「總有一天，我一定能找到它。」

優媿婭雖然聽得一知半解，還是笑著鼓起掌來。

「那我以後就有一位最會研究聲音的大哲學家朋友了！」

畢達哥拉斯忍不住笑了。

山風吹過樹梢。

泉水依舊靜靜流淌。

遠方工坊傳來最後幾聲清脆的敲擊。

叮——

叮——

叮——

畢達哥拉斯靜靜聆聽著。

那一刻，他忽然覺得，風有自己的節奏，流水有自己的節奏，鐵鎚有自己的節奏，就連每一個生命，也都有屬於自己的旋律。

而「數」，或許正是連結這一切和諧的共同語言。

夕陽收起最後一抹金光。

少年與水精靈相視一笑，踏上了前往弗里吉亞的道路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一顆關於「音律」的種子，已在他的心中悄悄萌芽。

這顆種子，終有一天，將改變世人對數學、音樂與宇宙的理解。

後記：

1. 薩狄斯([Sardis](#)) 是呂底亞的古都，音律發源地之一（呂底亞音階）。現代在土耳其西部的薩拉特（Sart）村，屬於馬尼薩省（Manisa Province）。
2. 弗里吉亞([Phrygia](#))是山林神崇拜之地（西貢母神 Cybele），能體現自然力量的狂熱與女性神祕。現代位於土耳其中部的安卡拉（Ankara）西南與阿菲永（Afyonkarahisar）之間的高原地帶。